



满池荷花十里香

跟着古诗词游义乌

农历六月雅称“荷月”，正值三伏酷暑，“凌波仙子”斜倚碧玉圆伞，任粉白嫣红的花盏竞相破暑，于炎威中独泻一脉清华。说起描写荷花的诗句，人们自然会想到西湖之荷：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。”密密层层荷叶铺展开去，一片无边无际的青翠碧绿，似与天相接。阳光下的荷花分外鲜艳娇红，绚烂多姿，为炎炎夏日增添了一抹动人的色彩。

看西湖荷花盛景，那叫一个美！在历代的古诗文中，有没有描写绣湖荷花之美的？据《永乐大典》（残卷之二千二百六十）记载：“（绣湖）有莲灾虾鱼之利，民甚赖之。濒湖居者筑亭榭，执花木。底春（对暮春的雅称）风物骀荡，盛夏菱荷（指荷花、菱叶等水生植物）敷腴（喜悦貌）。”你看，绣湖不但盛产莲、芡（芡实）、虾、鱼，物产丰饶，而且到了夏季最炎热的时段，便进入了菱荷生长最茂盛丰美的季节，风动菱荷最可人。

古绣湖之荷，名不虚传，并不亚于西湖，有“小西湖”之称。在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年）出版的《太白》第二卷上，刊有邑人童泳梅关于绣湖的美文：“绣湖静静地躺在县城西面，周围也是山，水面非常明澈，镜样地绣出了灿烂的云霞、软软的树枝、白的鹅……你莫小觑了绣湖！这湖从前也曾被称道，说是‘小西湖’。这湖中荷塘的泥，据说是从西湖里挖来的，旁侧也有桥亭塔寺的建筑，并且也曾经掉笔杆儿的人文颂吟过，不信，有《绣湖八景诗》为证。”

明邑人陈思任所写的《荷荡惊鸥》一诗，便是“绣湖八景”之一。其诗云：“藕花风动处，无数野鸥惊。漠漠浮清浪，微微点绿萍。披香狎玉羽，翻露落红英。泱泱春湖上，偏寻野老盟。”诗中的“藕花”，即指荷花。“漠漠”，形容水波之浩瀚；“微微”，指萍叶之轻盈。“狎”为拟人写法，显示鸥鸟与自然的亲近；“玉羽”，指鸥羽。“泱泱”，形容湖水浩渺。“野老”，指隐者。

此诗以“风动惊鸥”灵动瞬间为切入点，夏风忽至，荷丛摇曳，惊起栖息的鸥鸟。翅翼翻飞间，浮萍轻点，涟漪暗生。待鸥鸟掠过荷丛，羽衣既沾清露，亦染着荷香，振翅时抖落的花瓣，恰似诗人超然物外的片片心绪。在浩渺的湖面上，诗人在寻找着隐士的踪影，于纷飞的花瓣间，寄托着对林泉之乐的向往。

在写作上，诗人以灵动之笔捕捉荷塘的瞬间：惊鸥乍起，浮浪轻旋，落点水，从“一隅惊鸥”的局部特写，渐次推展至“泱泱春湖”的辽阔全景。尾联“偏寻野老盟”点睛，将野趣盎然的物象观察，升华为对渔樵田园的精神皈依——淡泊处见生趣，野逸中得天真，恰是自然之趣与隐逸情怀的诗意共生。

芙蓉初识绣湖秋

宋时的义乌，为“婺之蕃邑，山环矗而邃，泉泛疏而清”；宋时的绣湖，则“平湖十里，涵碧澄苏。”作为义乌的一个重要湖泊，“绣川湖，县之巨浸，一方之所倚赖。”宋大观三年（1109年），知县徐秉哲筑堤以通往来，即柳洲造塔建寺，而湖之景益胜。绍兴十三年（1143年），知县董耀请为放生池，禁采捕，率民治湖灌田如旧。淳熙五年（1178年），县丞吴沃更露管为斗闸，建桥其上。开禧二年（1206年）县丞胡衍、景定五年（1264年）知县林桂发，重濬治焉。

元时的绣湖，“竹山香岭岭，花岛绣湖堤”，濒湖的寺院及好事者，多建亭台，有水、有花、有竹林，因之景益胜。据《康熙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宋、元间，好事者构亭榭、植花木，为游赏之地，凡二十四处。”勤劳的义乌人民，通过在绣湖周边修筑防护堤坝，间插桃柳，使绣湖不仅成为一大水利工程，而且拥有“莲、芡、虾、鱼”等丰富的水域资源，成为义乌的一大风景名胜，名扬大江南北。

明初邑人王祚在《义乌县去思碑》一文中则明确记载了在绣湖植莲的事：“绣湖堤废，则重筑其东堤而植莲其中，并湖之民赖其利焉。”因在湖里培植了大量的荷花，岸边种植了许多杨柳，绣湖的美景堪称一绝。在这一方绣水中，荷叶就像一把把撑开的

绿伞，荷花则从这层层叠叠的绿伞之间冒出头来。大片大片的荷叶与荷花相连，一直延伸到天边，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无穷碧之美呢？

荷花象征高洁，“出淤泥而不染”，自古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。绣湖的荷花，更以其清雅之姿、高洁之品，承载着无数的诗情画意，为历代墨客骚人钟爱推崇，吟咏酬唱。其中，徐侨可谓是较早吟咏绣湖荷花的诗人之一了。

徐侨，字崇甫，南宋名臣、理学家，以清廉刚正、实心行实政著称。《宋史》称其“守官居家，清贫刻厉之操，人所难能也”。徐侨于嘉定十一年（1218年）解印归里，还乡闲居，一直甘于清贫。即便晚年辞官归隐，也一再坚辞祠禄。客来粗茶淡饭，事闲吟风弄月，恬淡宁静是其追求的。莲之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，正是他性格的写照。

在一个欲晴未晴、欲雨未雨，无日无风又无暑的日子里，徐侨与宾客一行来到湖畔，但见湖堤绕水，小桥垂虹，碧波弄影，自然天成与人工修饰相结合，独具风韵，也就来了游览的兴趣。等大家坐上游船后，又见烟笼岸山，清丽旖旎的水景、水意、水情相映成趣，同游人彼此都十分中意，却“无奈同襟欲分袂”，于是有感而发，写下了《同官三人率庆裘元量司直于湖中有诗呈诸公》一诗。

在诗题中的“同官三人”，是指徐侨与另外两位同僚；“率庆”，是一起庆祝的意思；“司直”，古代官职名，为宋代大理寺或御史台属官，负责司法监察。诗的前四句“欲晴未晴还不雨，无日无雨又无暑。烟薄微笼四岸山，空翠却向湖中聚”，介绍了当时在湖上游览时的所见所闻。此诗的后四句是对此次游览的感悟，抒发了至深情感，也是徐侨作诗一首并呈给同游诸位官员的意图所在。

徐侨在诗中这样写道：“西风着意向芙蓉，绿柳未疏花正浓。劝君慢理江头揖，更作一日来从容。”诗中的“西风”，点明了秋季，暗含萧瑟之意。“着意”，刻意、用心，赋予西风拟人化的情感。“芙蓉”，即荷花，象征高洁，承袭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以莲喻人的托物手法。“绿柳未疏”，指柳叶尚未凋零，还残存着夏日的生机。“花正浓”，芙蓉盛开，绚烂依旧。“揖”，为拱手告别之态。“更作一日”，再留一日，延长对自然的享受。

诗人不但描绘了秋日里的绣湖胜景，并借景抒怀，由此表达了对自然之美的留恋及对从容告别的期许。秋风有意，轻轻吹拂着湖中的荷花，暗示自然与生命的互动。此时虽已入秋，但湖畔仍充满着生机，形成了“西风”与“花浓”的张力，更突出了秋景的短暂美好。面对即将消逝的秋景，诗人呼吁请暂留片刻，莫急于离去。他希望诸位都能以从容的态度珍惜当下，延续此刻的美好。

“荷荡惊鸥”成胜景

绣湖历经宋、元、明三代的不断修缮与营建，风景愈发秀丽。在明正统年间（1436年—1449年），时任义乌知县刘同、县丞刘杰，会同龚永吉、朱肇等乡达，于绣湖边饮酒赏玩，酒过三巡，诗兴大发。他们根据绣湖的特定地域环境、风土人情、时令特点，并结合自然物产和实际情况，将绣湖胜景归纳出了八大景色，“荷荡惊鸥”便是“绣湖八景”之一。文人有感绣湖景致之佳，竞相题咏八景，诗作颇丰。

古往今来，有无数文人墨客曾流连于“荷荡惊鸥”处，并以《荷荡惊鸥》为题，写下了诸多赞誉之诗词，让每一朵荷花都在古诗词中绽放出独特的韵味。那“荷荡”又地处绣湖何处？应是处于古绣湖东北的湖湾莲池。在《嘉庆义乌县志》的手绘县治图中，就专门画有一片“荷池”，其位置大致处于“花岛”“大安寺”与“郑公墩”三者之间的中心，也算是偏绣湖中央比较显眼的风景名胜了。

六月暑气正炽，荷池却是一番清凉世界。荷叶已不是刚出水时的嫩黄，而转为了深碧，密密地铺展开去，几乎遮蔽了整个湖面。站在“郑公墩”或大安寺塔处看向“荷

池”，满眼都是生命的色彩，荷叶的绿和荷花的红交织在一起，就像大自然用最浓烈的色彩绘制的一幅画卷。偶有风来，便见绿浪翻滚，在叶底泛出青白的水光，闪烁不定。而荷叶随风飘荡的“哗哗”声起，也惊扰了正在栖息或觅食的鸥鸟。它们纷纷腾空而起，展现出惊恐而涣散的神态。

这就是明邑人朱肇笔下所写的《荷荡惊鸥》一诗所呈现的意境。他在该诗中写道：“荷华满荡吐精英，鸥鸟相依却自惊。异境幽香谁与占，不知何故不忘情。”诗中的“荷华”，即指荷花；“精英”，指荷花的清丽风姿与内在神韵。“自惊”，既可理解为鸥鸟无端受惊，又暗喻游人面对美好事物时患得患失的心态。

朱肇所写的这首《荷荡惊鸥》，是一首意境幽远的七言绝句。朱肇，字本初，曾任户部给事中、长沙府同知。诗人通过描绘荷池与鸥鸟的互动，隐喻了人间微妙的情感关系。鸥鸟本与荷花相依共存，却突然惊飞而起，这超凡脱俗的幽香之境，究竟谁能真正据为己有？鸥鸟虽惊飞却徘徊不去，如同人虽知世事无常仍难割舍的执念。

在诗人看来，眼前这一朵朵荷花就是遗落人间的绝句。绣湖的荷花开得如此茂盛，绿荷鲜嫩而清香四溢，以至于总有鸥鸟倏忽来去，在花与叶之间歇脚扎寨，在静止的画面里添些活气。荷香却是淡淡的，需静下心来才能嗅到，又不知不觉沁入肺腑。从陈思任到朱肇，这一朵朵荷花在诗意的碧波中摇曳生姿，又承载着诗人多少深情与哲思呢？

由此，也让“荷荡惊鸥”的胜景更加驰名。邑人丘观同样吟有《荷荡惊鸥》诗一首。其诗云：“藕湖风动水粼粼，惊起沙鸥聚散频。数个带波投岸岸，几双明雪点秋旻。红衣扑落香飘麝，翠盖冲翻露泻银。一段闲情无限好，安能载酒乐逡巡。”

绣湖这荷池秋景，当真是美啊！诗的首联，即以“风动水粼”为引，带出了鸥鸟惊飞的动态场景。“聚散频”三字生动摹写了鸥鸟受惊后忽聚忽散的慌乱之态。颌联中的“带波”一词，写出了鸥鸟掠水时翅膀沾水的细节；“霁”，指雨雪停止后的晴朗天气。“明雪”，比喻鸥鸟的羽翼洁白如雪；“点”，指鸥鸟远去后的微小身影；“秋旻”，指秋季的天空。在诗的颈联中，“红衣”，指的是凋落的荷瓣；“麝”，是一种外形似鹿的哺乳动物，能分泌麝香，此处以名贵的香料喻残荷的余香。“翠盖”，指翻卷着的荷叶。

再来看尾联的含蓄表达。诗中的“载酒”来自苏轼《后赤壁赋》中“携酒与鱼”的典故。苏轼在“携酒与鱼，复游于赤壁之下”时，遇有孤鹤“掠予舟而西”。至睡梦中，又梦见一“羽衣蹁跹”之道士，猜测是游赤壁时遇到的孤鹤的化身，但“开户视之，不见其处”，隐喻着“出世入世皆不可得”的迷茫。仕途受挫的苏轼本想借山水排遣愁绪，却在“悄然而悲”中未能解脱。而在此处，诗人以“携酒与鱼”之旷达，透露出在仕隐矛盾中的苦闷，暗含有归隐之思。“逡巡”，暗指徘徊不定的仕途心态。

一池荷花十里香

碧波荡漾的绣湖，“周围九里，溉田甚广”，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于古城中。绣湖之荷，令人青睐，它们或隐喻高洁的品格，或寄托对时光的感慨，或象征爱情的美好，以独有的魅力吸引着世人的目光。有多少文人墨客来到绣湖之滨，或把酒临风，或挥毫泼墨，将心中的豪情与感慨化作了一首首佳作，流传至今。

元末明初理学大儒和诗人金涓曾多次游览绣湖，他在《绣湖重游》一诗中也提到了绣湖荷池中的荷花。其诗云：“绣湖八月景堪题，士女扁舟尾尾齐。白水青山图画里，淡烟疏雨夕阳西。芙蓉濯濯斜临岸，杨柳依依密护堤。满眼波涛终古事，华川望断意都迷。”

在金涓的笔下，八月的绣湖美景是多么让人陶醉，就像一幅灵动的水墨长卷！青年男女乘坐轻便的小船，在湖面上悠然地前行，首尾相连。清澈的湖水与翠绿的青山相互映衬，万顷柔波揉碎了天光云影。静静地看着夕阳西下，湖面被笼罩在了一层朦胧的烟雨中。临岸尽是一片盛开的荷花，摇曳生姿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，也为绣湖增添了一抹明净亮丽的风采。堤岸有垂柳轻拂，显得格外缠绵。这水波荡漾的绣湖在经过

整治后，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洪水泛滥了。凝视着眼前波光粼粼的湖面，思绪也渐渐飘远，心中不禁涌起一种岁月蹉跎的感觉。

金涓在八月重游绣湖，此时湖面还有荷花竞相开放，可见绣湖的荷池胜景是怎样的一种接天映日、碧浪连穹，明艳动人！原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，偏又美得像个温柔的陷阱，眼睛也会酿出蜜来，让人不思归路。王祚，字子充，号华川，对绣湖之荷有同样的偏爱。

王祚博览群书，曾建书舍于绣湖之滨，学者尊之为“华川先生”。他与宋濂师出同门，都师事黄潜。明洪武初，诏与宋濂为总裁，与修元史。宋濂写有《华川书舍记》为之介绍：“华川书舍者，乌伤王君子充学文之所也。乌伤有大泽曰‘华川’，唐武德间尝置华川县，不久而县废，今之所谓‘绣湖’者，即其地也。子充之居，直湖之阴，犹系之以旧名，志乎古也。”

生活在绣湖之畔的王祚，对绣湖之景自是耳熟能详，也经常被绣湖上的荷池所陶醉。他写有《春日绣湖与德元同行》诗二首。其一云：“十里华川上，年来足胜游。雨花林下寺，风柳驿边楼。漠漠芙蓉浦，依依杜若洲。平生身外事，未许付浮鸥。”

其中，“漠漠芙蓉浦”所描述的不就是春日绣湖的荷池胜景吗？“浦”指水滨，“芙蓉浦”，即指长满荷花的水滨。“漠漠”，形容广阔迷蒙的样子，隐含一种朦胧、疏淡的氛围，这里描绘芙蓉浦在烟雾朦胧中绵延的景象。“芙蓉”与“杜若”均为《楚辞》中常用的意象，暗含对清雅高洁人格的追求，使诗句超越单纯的写景，升华为对人生境界的哲思。此诗句对仗工整，并巧用古典诗词常见的意象组合，强化了画面的芳洁与古典意蕴。而从“漠漠”一词中也可以感受到，古绣湖的荷池胜景可谓是绵延无边，给读者展现了令人回味的艺术境地。

明代是绣湖的高光时刻，成为文人墨客的游览胜地，在湖畔有亭台楼阁点缀，湖上画舫游船往来，呈现出“烟波浩渺，渔歌互答”的江南水乡景致。但到了明末清初，由于受兵燹之祸，部分建筑焚毁，加上绣湖一度淤塞，渔耕衰退，令湖山失色，“绣湖八景”余有五景。不过，在明末义乌知县熊人霖所写的《绣津桥》一诗中，其首句依然写有“十里湖香接菱荷”的绣湖胜景。绵延十里的荷花啊，一眼望去可谓是满眼的青翠，这是何等壮观的景象！荷花在微风中摇曳，清香随波荡漾，仿佛一个梦幻的世界。

至民国时期，绣湖面积已经缩至九分之一，在绣湖东、北两堤始建中山公园，辟有荷塘、竹径，并建有桥亭等建筑。时至今日，随着对城市化与生态平衡的重新探索，在绣湖之滨还能重现“荷池烟波，莲叶接天”的胜景吗？

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/摄



亭亭玉立姿容秀

采莲荷塘袖染香

蜻蜓悄立小荷头